

《系统汉语》拾零之 113

视尔如苡 貽我握椒

■李 银



花椒

“四川人辣不怕，湖南人怕不辣，贵州等地人们的餐桌上，的确是无辣不欢。有些地方，甚至蔬菜汤里都要撒点辣椒灰。尤其是我们湖南，因为有了世纪伟人“不吃辣椒不革命”的宣示，以及湘西妹子宋祖英那唱遍全球的民歌《辣妹子》，和红遍世界的“湘菜馆”，已经牢牢树立了湖南人“怕不辣”的形象；以至于人们把长沙火车站钟楼顶上的火炬雕塑都当作是一枚红辣椒！

有人写文章专门论证说：是辣椒锻造了湖南人的果毅，催生了湖湘文化的崛起。有了辣椒的刺激，湖南人胃口大开，体质强了，胆子大了，在“若使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这一豪言的激励下，前赴后继，“猛人”辈出，用生命和热血演绎出了一曲曲慷慨动人的壮歌！

但辣椒是舶来品，原产于美洲，大约在明末清初之际，才通过贸易进入中国，不过两三百年来时间而已。湖南、四川、贵州都深处内陆，何以对辣椒情有独钟呢？有人说是因为辣能祛湿。这些地方多山地，湿气重，因为健康的需要，所以形成了吃辣椒的习惯。可湿气再重，总不会比沿海更厉害吧。但

事实上，沿海地区却极少有爱吃辣椒的。

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大诗人屈原就告诉了我们答案。他在诗中描绘道：“春申椒以为粮”（《九章·惜诵》），吃用椒；“怀椒糈而要之”（《离骚》），祭用椒；“奠桂酒兮椒浆”（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），饮用椒；“惟佳人之独怀兮，折若椒以自处”（《九章·惜诵》），佩用椒；“播芳椒兮成堂”（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），住用椒；“驰椒丘且焉止息”（《离骚》），甚至休息时都要选择栽有椒的山丘。

而这并非他的个人爱好，西周时期的歌谣《诗经》就有不少写到“椒”的诗句，如：“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宁”（《周颂·载芣》），以椒作为祭品；“视尔如苡（qiáo），貽我握椒”（《陈风·东门之枌》），男女之间，以送椒作为定情信物；“椒聊之实，蕃衍盈匊”（《唐风·椒聊》），以椒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。

这一习俗一直沿袭下来，形成“椒房”一词，人们将椒捣碎，和泥涂在墙壁上，专用于皇后和妃子的卧室，使之满屋生香，能防虫防菌，助阳多子。

这个两千多年前就有了的国货——椒，自然不是指辣椒。“椒”从“叔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叔，拾也。”拾什么东西呢？《说文》：“𣎵（shú），豆也。”拣拾的是豆子。豆子成熟时，豆瓣会自然裂开，总会有许多豆粒溅落在地里，所以需要拾。

“𣎵”的甲骨文写作，从弋从木。弋是一种系有丝线的箭，射出后又还可以拽回，一般用于射鸟的。射中目标后，丝线会缠住鸟的翅膀，从而将其捕获。大豆成熟时，叶子尽落，只有毛茸茸的豆瓣挂在细茎上，其状正如弋有小鸟一般，故以“𣎵”名豆。

拣豆子不需要什么体力，老弱皆能为之，但其样子很好玩：得弯着腰，边移动脚步，边两眼紧盯着近前方。因此，一些以“叔”为声旁的字便呈现出这种状态，如：蹶（cuì），《广韵》：“蹶蹶（jǐ），行而谨敬也。”督，《说文》：“察也。一曰目痛也。”由于大家都精神集中于寻豆，自然都无暇说话，因此十分安静，如：寂，《玉篇》：“无声也。”淑，《说文》：“清湛也。”

“椒”从“木”，指树上结的像豆子一般的东西，指的是花椒。属于芸香科落叶小乔木。其品种主要有三种，具体为：花椒、藤椒和麻椒。花椒树稍大，枝上有小刺，籽实成熟时为红色，状如小花苞，故名。藤椒树略小，其枝蔓延如藤，所以或被当作草，写作从“艸”的“葇”，《说文》：“葇葇。”“葇”所从“求”，指动物毛茸茸的尾巴；藤椒籽如短尾一般，聚生成串，故以“求”名之。籽实成熟时色黄。麻椒树似藤椒，但籽实成熟时，其色青绿。三种花椒主要生长于四川、西南及南岭以北，差不多就是现在喜欢吃辣椒的云贵川湘以及赣陕诸地。花椒味道辛辣、芳香，经过几千年的熏陶，才养成了这些地方喜欢吃辣的习惯，后起的辣椒不过是一种替代而已。由于麻椒主要

产于四川，所以“麻辣烫”只是风靡于此地，其他地方还是吃不惯。

因此，有关花椒的传说，自然也只关系到古代南方部族的首领——炎帝。传说，三皇五帝时期，长江边上有对小夫妻，男的叫椒儿，女的叫花秀，勤劳肯干，家境富裕。有一年，炎帝神农到这里来考察，地方官为了让炎帝以为其治下都已“小康”了，便安排他在这对小夫妻家吃住。谁知炎帝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申明自己不吃鸡鸭鱼肉，只吃家常便饭。这怎么好招待啊？地方官犯了难，花秀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放心吧！我做的家常饭，比山珍海味还好吃。”

她给炎帝做了荞麦面摊饼和一碗小白菜、红萝卜汤。汤一上桌，一股清香味，直往炎帝鼻子里钻。炎帝吃得十分满意，询问她是怎么做出来的。花秀告诉他在汤里加了一种香料。尝过百草的炎帝，一听来了精神，忙要一探究竟。花秀带着他来到山里找到了那棵长香料的树。炎帝摘了一粒果实尝了尝，顿觉神清气爽，脾胃发热，便意识到这不但是美味的调味品，还是医病的良药，就以这两夫妻名字的第一字“花”和“椒”，命名其为“花椒”。

回去后，炎帝对花椒进行了临床研究，发现它“主风邪气，温中，除寒痹，坚齿发，明目。主邪气咳逆，温中，逐骨节皮肤死肌，寒湿痹痛，下气。”便写进了他的《神农本草经》里，为治病救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不过，花椒性热，吃多了容易上火，导致目红发热、口干舌燥以及口舌生疮。唐代孙思邈在《千金食治》中特别提出了久食会令人乏气失明的问题。孕妇和产妇尤其不能多吃，会导致胎象不稳和缺乳。

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原因，以至于除四川外，其他原来爱吃花椒的地方，都选择性质较为温和的辣椒。而我们衡阳，竟因此成就了一名辣椒院士——邹学校，他研制的辣椒，品种繁多，产量高，而且有许多还是不怎么辣甚至不辣的，这就让辣椒的市场更为广阔了。

诗咏本草

古诗词中觅良药之茱萸

重阳时节又逢君

■谭浩泉



茱萸
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唐·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

王维家居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，在华山之东，所以题称“忆山东兄弟”。写这首诗时，17岁的他正在长安谋取功名。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，毕竟是举目无亲的“异乡”，连用“独”“异”等字，分量下得很足。作客他乡者的思乡怀亲之情，在平日也是存在的，不过有时不一定是显露的，但一旦遇到某种触媒——最常见的是“佳节”，就很容易爆发出来。这就是所谓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

佳节，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，而且往往和对家乡风物的许多美好记忆联结在一起，所以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描写就显得十分自然。这种体验人人都有，但在王维之前，却没有任何诗人用这样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的诗句成功地表现过。

如果只是一般化地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，佩带茱萸，而诗人自己独在异乡，不能参与，虽然也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，就会显得平直，缺乏新意与深情。诗人遥想的却是：“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意思是说，远在故乡的兄弟们重阳节登高时身上都佩上了茱萸，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——他自己在内。似乎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，反倒是兄弟们的缺憾更须体贴。这就曲折有致，出乎常情。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，正是它的深厚处！

《西京杂记》卷三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

黄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

佩茱萸，中国岁时风俗之一。自古时起，我国民间就盛行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，所以重阳节又叫做茱萸节。古人把茱萸作为祭祀、避邪之物，传说中战国时期的楚王妃曾经佩戴茱萸首饰，于重阳日登高畅游，插茱萸枝、佩茱萸囊、饮茱萸酒、吟茱萸诗，极尽欢娱之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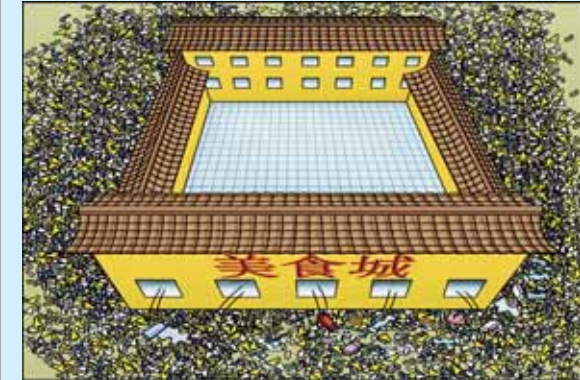
古人以茱萸入诗的很多，如曹植《浮萍篇》：“茱萸自有芳，不若桂与兰。”杜甫的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：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？醉把茱萸仔细看。”储光羲在《登戏马台作》：“天门神武树元勋，九日茱萸饯六军。”写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宴群僚于戏马台，更把茱萸当作犒赏全军的奖品了。苏轼有《西江月·重九》：“点点楼头细雨，重重江外平湖。当年戏马会东徐，今日凄凉南浦。莫恨黄花未吐，且教红粉相扶。酒阑不必看茱萸，俯仰人间今古。”李煜有《谢新恩·冉冉秋光留不住》：“冉冉秋光留不住，满阶红叶暮。又是过重阳，台榭登临处，茱萸香坠。紫菊气，飘庭户，晚烟笼细雨。”王勃有《落花落》：“落花落，落花纷漠漠。绿叶青跗映丹萼，与君裴回上金阁。影拂妆阶玳瑁筵，香飘舞馆茱萸幕。”

茱萸有山茱萸、吴茱萸、食茱萸和草茱萸之分。山茱萸和吴茱萸常用于入药，两者药用价值不尽相同。山茱萸有生理活性较强的山茱萸甙、马草萸甙、皂甙、鞣甙，以及丰富的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，功能主治补益肝肾、涩精固脱；吴茱萸主要用于散寒止痛、降逆止呕、助阳止泻。山茱萸枝叶和果实都没有气味。吴茱萸的枝叶和果实有浓烈的气味。做调料的时候以食茱萸、草茱萸为多。学界认为包括王维在内的唐代人在重阳节佩戴的茱萸就是吴茱萸。

“闲听竹枝曲，浅酌茱萸杯。”诗人白居易在《九日登巴台》中提到的“茱萸杯”正是以茱萸为原料的补酒。茱萸还是中成药知柏地黄丸、益明地黄丸、爱味地黄丸、十全大补丸、六味地黄丸的主药。



合作 ■郝延鹏



围城 ■孙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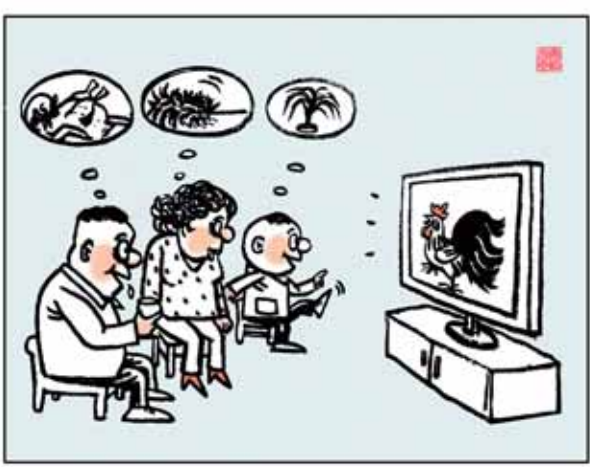
图穷匕见 ■王真



闯红灯 ■冯火



各尽所能 ■刘志永



各有所思 ■鲁楠



理由 ■沈海涛



训斥 ■杨树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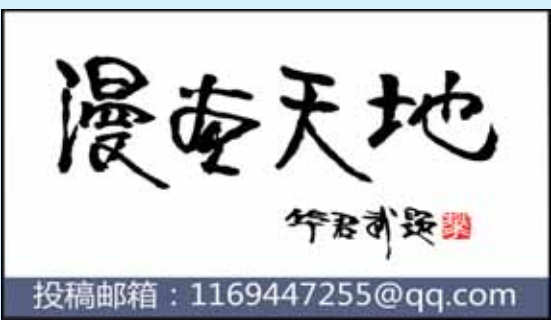
又来了一个 ■闵汝明



哈哈，这招真灵！ ■张天赐



各有指挥权 ■赵玉宝



投稿邮箱：1169447255@qq.com